

2
1503
1

風俗通

特2-1503



風俗通義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

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

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

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



凡...

...

茲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
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以
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
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
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

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
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
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
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
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

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陰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舍血之類

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於岱宗觀諸侯見百

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
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
政人殊服繇此言之為政之要
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當以

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
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
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
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
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

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
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
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
釁也張竦以為縣諸日月不刊
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

以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
故聊先啟之耳昔為齊王畫者
王問畫孰竄難竄易曰犬馬竄
難鬼魅竄易犬馬旦暮在人
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

各見又

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淳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宣於今者孔子稱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漢泰山太守南頓應劭撰

風俗通義目錄

風俗通義目錄

皇霸卷一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正失卷二

樂正后夔一足

風俗通義

目錄

一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封泰山禪梁父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愆禮卷三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守羊翮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孫章徐孺子

過譽卷四

長沙太守汝南邳惲

司馬潁川韓穰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劭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博

十反卷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滂伯

安平相汝南邳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偃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聲音卷

商

角

宮

徵

羽

頊

笙

廣雅釋名

箏 瑟 琴 笙 簫 篪 篴 篥 篦 篳 篥 篪 篴 篥 篦 篳 篥 篪 篴 篥 篦 篳 篥 箏 瑟 琴 笙 簫 篪 篴 篥 篦 篳 篥 箏 瑟 琴 笙 簫 篪 篴 篥 篦 篳 篥

箏 瑟 琴 笙 簫 篪 篴 篥 篦 篳 篥 箏 瑟 琴 笙 簫 篪 篴 篥 篦 篳 篥

風俗通

籟

菴

菴

窮通卷一

此

此

虞卿

五書

韓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八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挑梗

葦茨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臘

臘

祖

禩

司命

怪神卷九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城陽景王祠

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認持其家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出血以為怪者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電

山澤卷十

五嶽

四瀆

林

麓

沛湖陂渠溝

京陸丘墟阜培藪澤沈

廣雅

卷

七

風俗通義卷一

皇霸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兗陵鍾 惺評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哲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牀斯乃揚朱嬰於歧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

述三皇下紀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蘭勁有資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大天不言四時行
 馬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夫
 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會弘履中開陰陽布剛正含皇極
 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
 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處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戲
 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
 義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

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
 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為遂皇
 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
 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
 成也神農悉地力種蔡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
 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經絜以
 佃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楛木為耒耒耜之利以

稽天下曰中為帝無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我秋女編文明大
 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夏傳禮也春無國無太文公起黃帝顓頊帝帝堯帝舜是五帝
 禮記皇極篇二傳六三三帝以爲初四時施生法唐虞夏
 禮記禮運篇二傳六三三帝以爲初四時施生法唐虞夏
 禮記禮運篇二傳六三三帝以爲初四時施生法唐虞夏

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
 別之也顯者專也項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覽使天下
 皆貴真慈也嘗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嘗然若酒之
 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煥若日高明也推行道德愛
 者推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記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二萬
 國作采春秋說王者孰謂文王也

古只如
今自差
情理俱
透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讓伐大商勝殷過劉者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闢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纘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自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夏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緜在下曰虞舜食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

湯者壞也昌也言其壞除不軌改毫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性也為天下所歸性也

五霸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陷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譴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脩朝聘

之禮納裘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
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嘆譽一言而繆公受
鄭甘言置我而去違黃炎之訛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
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謠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
名而不察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為僂豎莊王僭
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特置肆念幾亡宋國易子析
骸厥禍亦巨皆無與繼絕尊事平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
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
也白也言其成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

天子收全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
復兵不救須臾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為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
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此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
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銀順鼎耳
竊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五伯以今之諸侯深名耳原非聖人之既沒取得此辨更於名
教有裨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清蓋孕

六國

凡六國

卷一

五

不二千
言庶幾
之悉倫
讀此則
大史公
賦矣

而三年不膏啟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
季連是為其後有警熊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
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
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殺汨羅水因為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
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戶以秦必楚自謂項
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
為二伯自陝以西召公王之當農桑之時重為所煩勞不吝鄉亭
止於棠林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

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
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為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作齊晉倚軀疆國
且能往容立倫
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而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
後止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為姓韓厥因下
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陳嬰之義為晉各卿定天所
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為秦所
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

為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眾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孫王到王假為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為御驂騮驟身之乘西謂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為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

與曰我之帝既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少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告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殺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月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於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不能欲授我射之中射或有羅來我又射之中羅成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龍吾見龍在帝側屬我翟大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育也董

安於受言而蔽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神之不去從者將及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嚳吾有所見子斯也當道者曰云云有以謁簡子毋人當道者曰丰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命丰君射熊羆皆歿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省之帝命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詩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丰君之子將冠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丰君之子也翟犬代

之先也丰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丰君之後嗣且有華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效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為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二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莫通為我以具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木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主赤黑龍而身屬鬚有髮髯大膺大勻修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於休溷諸絡南代晉

別北城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此童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為之後，將育于妻。平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土，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以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為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謫。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反辭曰：臣卜其晝，求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繼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且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姬田氏馬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

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若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
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苗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
人歌之曰松耶柏耶相而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
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
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時益將銳卒因間伺隙略
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
諸侯忠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
齊有孟嘗越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

忠信寬厚愛人燕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甯越蘇
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
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閉關延敵
六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
是徙散約敗爭割地而略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
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
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謀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
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
海內為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責育駟

或何益於事且有強兵良謀襍襲總匯每輒挫衄亦足以祛救
 政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遂恣
 睢舊章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竄書肆欲力役無
 饜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
 祚四海人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樂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觀秦六世拮据而始得至始皇下身驕奢而遂失賢愚興廢
 寔人為之天何心哉

風俗通義卷二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正失

孔子曰衆善爲必察之衆惡爲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
 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
 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家之文非
 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故糾其繆曰正失也

寥々數語而悠然自足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知之乎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引證明透足破千古之疑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善析疑義可為讀古之法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按策得十八人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者長武帝出壘印石載有兆朕奉車子侯即

及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
有龍垂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
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鬚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
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持齊人公孫卿
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曆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
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
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
成封禪以告乎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伐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
丈一尺冠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
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賦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
天祿永得祭上至尊而祖生魚鹽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
於其上示增高也冠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類
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
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也
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聖人三
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文二

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
土益禱封綬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
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筭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
如流星畫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
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為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
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
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可捺印
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傷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
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偽承之東

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壘虛冠
石大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板籙之事春秋以為傳聞不
如親見見之人斯為審矣傳曰五帝聖焉必三王仁焉必五伯
智焉必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滅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
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烏號鳥
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舞著地鳥適飛去後從
殺取以為弓因名烏號耳

古今妄誕淘洗欲盡

葉令相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請墓朝帝怪其數而無軍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鳥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鳥舉羅但得一雙鳥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為獲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下平棺於廳事前令百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葵於城東土自成瓊絲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子瑛錄皆先謁拜東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

即儻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臨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辭國人望君如望慈父與焉盜賊之夫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胃乃事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為胃國父是君如望歲馬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父也人知不忒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檢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胃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懲肅官司退而老子葉及

其然也。業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繫定國。燕茲一事，固祠與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冀王太子晉幼有威志，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頌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晉書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次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歿，傳稱王子喬仙成人間。仙楊雄以為：『虛義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歿乎？知非人之所不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歿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謹告。

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基，位國之陽之矣。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臺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厨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為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為感應，於是遣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凶，端尋求勇士，刺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

禮而見之變起兩極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次始皇大怒乃士彘
兵伐燕燕主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於逃
歸耳自為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其而棄其餘不云乎
原其所以有慈語者丹定好士無所愛怯也故閭閻小論訪成
之耳

俗僧飾言梁武帝成佛亦猶此也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
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靈及長大

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
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為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為代中
及即位為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為前殿惟常居明光宮聽
政為皇太后持三年服廬吾枕塊如禮至以歲大病知後子不
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
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姊薄
夫人傳詣雜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一年而
為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

文帝好
黃老非

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
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樣壁璫軒檻
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惟奢儉好醜不相副俾又文
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
光宮及皇太后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
后崩不為皇太后持中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
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曰修秦餘政教輕刑
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
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寔蓄積有餘然文

自與也
豈徒蕭
曹一脈
不得來

帝本脩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廢
序未脩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凶
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
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
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
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
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飢
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為孝元皇帝
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

文帝之
世維不
可謂之
升平然
不可謂
之不升

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絀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
漢不類前世絀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
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
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浚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
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
登大道旱蝗飢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
助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為升平上曰
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者
舊洽聞親事先帝惡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墜知之其言勿

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吝小疵耶嘗輦過即
署問中郎馮告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
惟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
李牧為邊將市租諸入皆輸幕府而趙主不問多少日擊牛灑
酒勞賜士大夫賞與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
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為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力力
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
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李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為御史大夫
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

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所取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瘡文帝一短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為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冠籠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網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為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典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繇是疏遠

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聞至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怨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軍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公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善笑而已言事多衰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為然世之較譽其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

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
 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
 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以成王治幾太平也
 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評論確當恐容言者吝嗇臣子之短此
 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敬十
 年事制持萬幾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
 以為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少生于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
 者求得之因立為代主徵當即位後期日為之丹中集上書囊
 以為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為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

升平新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長傳言
 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為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
 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至霸之業變化
 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
 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術鬻者於是朔請關
 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

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
 目若懸珠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
 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律稍
 益親幸官至大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
 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辨不能持論喜為凡庸
 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
 德其流風遺書茂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
 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
 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僅免牧豎

明眼胡
 誠不以
 古人而
 寬之

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
 聖歷世為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
 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為文辭孝武以為諸父甚尊
 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
 乃謀叛逆刺皇帝圖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
 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當或

百姓皆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及形已定圖
 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
 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國除為九江郡親伏
 自刃與眾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
 此曰飾詐說後人吹響遂傳行耳

安之事原不必辨而辨之更透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
 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

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
 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
 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
 情得亦旋泉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
 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歎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
 而方不驗效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
 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
 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

教語足
 數千五
 之志

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穿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雷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鷄豚今數為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穿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為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

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為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塞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為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樞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欲渡河無柰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老聃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古人破驥處一毫不肯放過

欽城相表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為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子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為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為待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行安為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啟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家為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庶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

不娶曰吾不及尹言甫子不如伯奇以言甫之賢伯奇之孝尚
有故遂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妾侍衛先公慎無迎
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祗為煩耳虞舜
葬于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
何其衣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取子為蕭
今俗間多有禁息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為妨害父母服中示
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表元服功德爵位子孫魏魏仁君所見越
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愛命於天何不

高才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情雅政宜有異乎答曰齊
楚之事故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為鄉里越然遠
覽何為過聆晉語蘭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尚
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微命終不降志
臣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
言之玷恐多有軍公之論故備記其始終

風俗通義卷三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其可繼賢者
俯就不肖致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其
而不除仲尼以為大譏况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論語下為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不孝
不為
不終
不終
不終
不終
不終
不終
不終
不終

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
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
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
為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
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
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
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為
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
人乃為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
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
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
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
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太言自同恩好
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為遠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已澄灑酒以養姑舅
 契濶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為恩篤動至矣且鳥獸之微
 尚有回翔之恩啁噍之痛何有於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
 容尚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為矯情偽之至也俚語婦歎腹悲
 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太尉山陽王
 龔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絰列在服位躬入
 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為敏達為待御史與長樂
 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

為司空此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間瓊
 義雖高味免失禮
 夔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
 匡雖為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
 所按選豈得復為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割符守境勸民
 耕桑肆省寃疑和解讐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
 自遂若官車宴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
 及其人患矣而亦曰其然司空表周陽舉首慈明有道太尉鄧
 伯條舉皆孟直方正三公夔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苟皆通儒於

義且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翽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翽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舅慈復為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毋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為子衡作更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發又謂足下徑行自可全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舌亦亦托外之禮有吊服可依其制因謂裁縞冠績袍單衣定大為同作所非然穎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蔡母廣明威嘉是焉

謹按禮為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為臣使者也子衡臨部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翽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細紀人倫為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歛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邨人失兒子臯為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舅慈者矣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贊用腊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能何有同生之家

應士大
壽如興
發能所
重手札
屢不成
廣主矣

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幣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鷓鴣之羹而
 食井上苦菜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美而織不衣餓於中
 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之異惟
 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半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海窶下
 小榻言常恐清直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
 伯大為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有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朋友術術闇闇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與而出同床而

寢今相接三年取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且朝言怨論諸恭
 而無禮則幾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說四
 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寐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
 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避世保真當窮深山樂天知命
 今居潁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
 飾虛矜為誑世耀名鮮細耶巨終為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
 不歸令二子胥胥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為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聞也其
 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直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

亦不得見復踰拜乎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踏食止壇菜云
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故事哀感一家之中踰若異域下沐闇拜
達於衆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得送遠於哀感者矣中所以飾
者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
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一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黍
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為高斯亦婁婁鯉趨
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此為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

初不答命瓊薨既葬負芻并涉齋一盤酸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
官中即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
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遺瓊門生茅季偉追請
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弔喪者既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
三千里越渡山川而親至者非徒拘於已顧義報乎哭酸實前
是也訖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是
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儵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
猶以為其嗟可夫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

子琰雖
各士非
可知也

孺子到便請墳無不夫何為哉

風俗通義卷四

過譽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其至已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
於許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厚偽以為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
嚴詞明主之所必計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愛其
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郵憚君章少時為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

齋牛酒到祚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歆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
 賒延天資忠貞真稱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益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
 顯之於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憚前跪曰司正舉能以君之
 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
 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惡並作百姓苦之而
 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自俱喪孰與偏
 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憚敢再拜奉觥敬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狷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跪辭善則稱

言之雖
 不及時
 猶愈于
 不言者

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歛於饗中用延為吏以此
 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解疆歆可行也今憚
 人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為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
 荒亂怨惡並作此為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
 朋侪無異習射嬰相之圃三指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士大郡方
 城四十養老復教化之至延姦疊彰著無與比崇滅文仲有言
 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
 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為陷君君子不
 臨深以為高不因以為多况創病君父以為已功者哉而論

者苟眩虛敬以為美談以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法然自
君章之沒轉相放式好于上休慢以采名譽未深論起於愛憎
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為郡主簿太守與被風病恍惚誤亂稜陰扶
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與子嘗出教欲轉徙稜執
不聽由是發露被署與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
語陳方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史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微
俗通慮也今與官專任重經畧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

朝所食夕楊若厲不以榮祿為樂而以黔首為憂位過招破靈
督其豐風疾恍惚有加無麥稜統機括知其虛實嘗聽上病以
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羣亂政自己
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為久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
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興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
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府非
是

太原周黨伯况少為鄉佐發黨過於人中學之黨學春秋長安聞
其賢之義輟講下鮮歸報譽到與鄉佐相聞期日鄉佐多延正

往使卿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割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為父兄取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

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為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為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欲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即焉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他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為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比等風
氣已漸
開晉人
之俗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

駕馭威烈赫奕就怖素為官速請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賊
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且耳非為已私皆
公也何有怨百姓塗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問年能宣州牧
行部多宿下高司直舉劾以為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
天常進止由口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為之古人病諸以為
大譏茂與修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遺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建在大位欲退避弟敷上病不見聽
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曼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
密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

威明欲得避榮故作激發我為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為此私家計
耶規沒為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
前薦故太常張奐才任將師是附黨也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
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
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
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立朝忘家即我忘身身且忘之况於第乎方殊俗越濫大為違
害朝廷比辟公肝食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

鎮慰何有，拔功苟念，去位第實舊德，不惠無位而徒，關革何所，堪施疆推，較之亂儀，于度孝武皇帝為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去病外戚未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德何獨貧哉？又以黨事先自勞衛，如有白驗其於及已，而形兆有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於處，與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天自取之，益嚴楊惲勲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略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弄慢也，四罪是

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典司徒長史段遠叔同歲，遠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既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遠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見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發，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為故，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處之意，平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幼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舉琰。

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諸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南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瓚為軍曲尉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凶不悅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鴈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擊懾室而居之公

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與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樽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效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為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寡懇勤之誼亡者無顧覆之施饑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可得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為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

情狗
名四字
也 不免

耕種為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給直後舉孝廉為政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家無屋宗家猶有廡由廡由可首粥力者取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舍無表其上為其飾為良亦昭晰勿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正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者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父者

曰我服食又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飯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表盡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其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敵讎乃如是乎方之表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凡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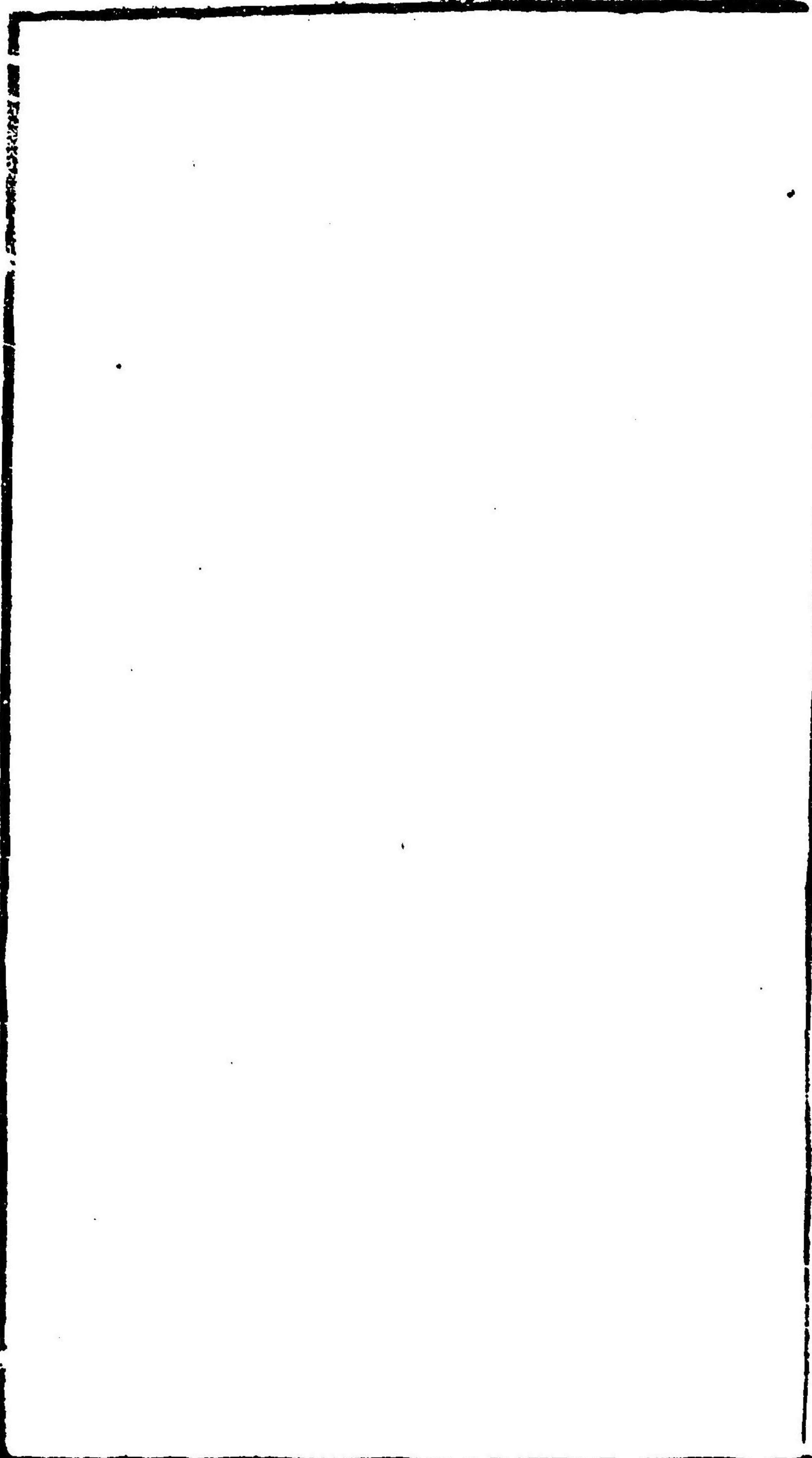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不乘輿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看起居曰正我

對名駭
俗之人
情態

去為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
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為大將軍梁冀謀事中即將冬月坐建中與
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
清當亟推問將軍歎曰是趙主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也
謹按詩云不怨不忌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
官置吏為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
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綬不
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教必
揚家且猶若此况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

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季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
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
以貌為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為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
可免凍餒之厄亦必須冬白之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殺之
舊都國分為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猶在其俗士大夫本
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未聞若風氣可謂窮源之論



風俗通義卷五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成事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野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魏邑胥重墮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息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

驗墻而道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墮零端木結駟以貨
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字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
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外曰十友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
又無力接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
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敦慰
愍契濶為之先後叔意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即叔方爾乃翻然
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表號為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字威都俱合純懿不墮洪祚叔都最

子平等
好賢之
心亦云
為矣

為知名郡常欲為察授之輝耻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北
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浚在田舍天連陰
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爭密共穿窬奪取衣衾寤夜獨處迫切至
矣然無發響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
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歎欷哀動左右間
積四歲戚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綬遷歷鄉里薦祀祖考叔
都沃醴神坐頽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太將軍同特並辟為侍御
史奉茂材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
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敏辨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

行等亦
有征推
安可執

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饘粥不瞻叔矩謂其兄弟
 禮不言事辯秋而之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酹下困糊口非孝道
 也因將入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穫以解債負王成家立祀
 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穊側服制如初哀
 猶未歇郡舉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
 梁國盛允字子翽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貪祿於有禮謂孟博家公
 區區欲辭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意世
 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翽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翽
 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為王王子為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王季言王
 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
 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
 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
 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躬身告恩率禮
 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
 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關遺矣君子百
 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况於父子乎敬意之至猶用康

悅況於寵族乎抗棄言以拒厚者抑所生以為已高恐能厲然
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懸派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輝託
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取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効去
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
見頓頭流血自見至情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
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德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
即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威

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効去詣府亮與相見亦不粉妙故作高耳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
賓客周孟玉欲作掎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也遂繫于獄弟婦
不哭哀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

謹按春秋叔牙為慶父殺般聞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縶獄有所
歸不授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虐用其人
石碯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
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
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
樂羊為魏伐中山歆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

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慶猶不忍。况弟子乎？孟軻譏無則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可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析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為太守，張所舉，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祿重任，添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深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一女，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萊墳植，何若囑德，手室昭顯，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沒而不朽，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遂，即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析武黃

叔度，鄧伯嚮，咸孔叔，留隨，轎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之，其官與祈相反，俱為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父母，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以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為其君，象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我當服慙，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益子不以從，今為孝而乘，豈然要動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而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

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興
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與相見無
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寵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析矣稱其
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
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開門開窓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
善若鶩無適也無翼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善
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強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
遜位自勅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
於二朝乎因出門各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
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為恨後書汝南論正主者
更絕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
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
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
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若上

名典君事不得自効暫以家急假太守李崇請乞相見願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表隗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

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政南陽劉祖奉為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為戶曹吏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當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為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意在正品未為大過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削身陪乘執策握筆有以而已無能為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

之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由成謀大見敬重亦以祖為高歲畫俱

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於四友然猶御者不為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為乘馬御訓羣駒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筆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復與也宗廟之人或在副貳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肱若賢不相去遠矣豈子同日而論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實以忠見寤中常侍曹節東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為掾為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重獲實蘊藉教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雖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技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

謂氣和強而自知其為高人也

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恩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遵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為冀州刺史况所奏耳自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屢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為統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康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大抱重疾氣

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墮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
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固也刺史不復臣也上
悅其遜即日免况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伉以辛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椽為大
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為於是東閣祭酒周舉
曰昔聖帝明主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為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
能手書密以上聞伉曰可自立也舉為制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
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
東片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不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耶

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
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
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
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
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
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
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恩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
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
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旋日晝曰天威匪謬言天德輔誠也周

公將沒戒成主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且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還未萌以出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優表嘉其忠謹偃日數病手能細書謝案大臣苟肆私意詘坐上謝偃蒙慰勞

禮按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偃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曠縫時闕又偃年且九十足以惟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為人謀而不忠終

訖匡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為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服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為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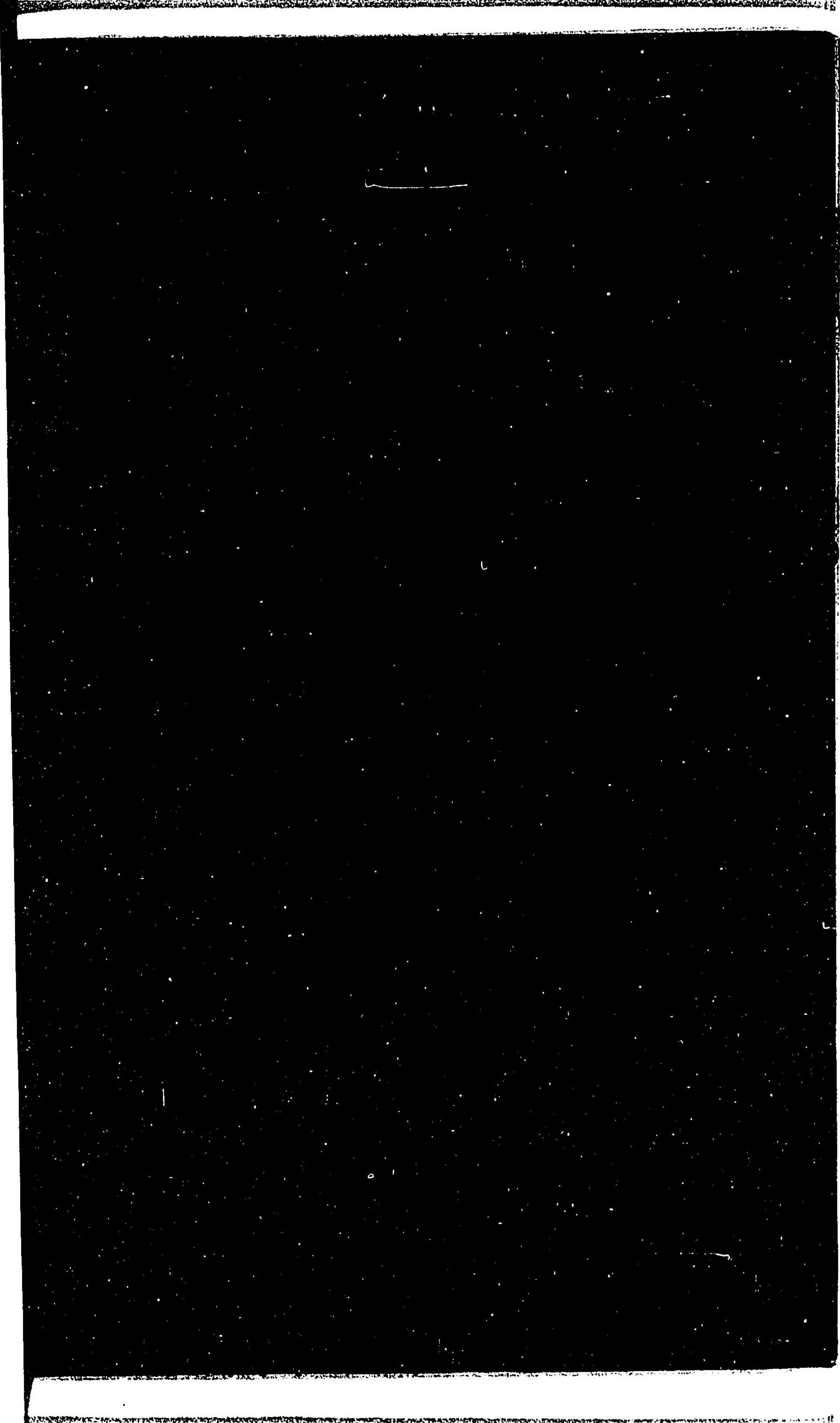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教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方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歲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太巨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上賓俯伏甚於鼈蝓冷澁比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

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家達之寃疑勲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容
 啟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
 不云乎爾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焉不為闕既不善是多見
 譏論夫何為哉於是呈其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
 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
 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寡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漢漢府縣
 千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覺坐謝負而多伐
 善以為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卷五終

持 2
 1503



特2
1503
1

027397-001-2

特2-1503

風俗通義

応劭/著

〔刊年不明〕

ADJ-0166

